

蘇聯文學叢書

活命的水

考塞夫梟考夫原著

周煦良譯

中華書局出版

Life-Giving Water

活 命 的 水

A. Kozhevnikov 原著

周 煦 良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譯者前言

乾旱是人造成的，沙漠也是人造成的。人類多少世紀來無限制砍伐森林的結果，使山上的雨水沒有遮欄地沖下來，沖洗掉肥沃的土壤，把原來的綠洲變成不毛之地；同時因為樹木缺乏，空氣中的水分隨之減少，氣候逐漸乾燥，因而來了乾旱。簡單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地理學家曾經說過：有沙漠的地方都是古文明的所在地。證之埃及，波斯，阿剌伯，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黃河流域，在今日都成為沙漠或半沙漠地帶，這句話真是確切不移之論。即以美國而言，立國一百五十年來，肥沃的土壤，據伏葛特說（H. H. Henshaw），已被沖洗掉三分之一，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對自然的剝削更加猛烈，更加沒有顧惜。過去也曾有過地理學家向世界大聲疾呼，發出警告，可是科學在這些國家裏都祇是資本家錢袋的奴隸，離開資本家的利潤來說話，根本就沒有人理會。直到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真正壯大起來之後，才說得上有計劃有步驟地來挽回這種局面。

要詳細敘述蘇聯人民這多年來在改造自然、扭轉自然的退化作用上，所做的和計劃着在做的種種偉大事業，當然不在本文範圍以內，而且也不是筆者所能勝任。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這種改造自然的鬥爭無疑地是人類歷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也可以說，人類進化的里程碑。二十世紀的歷史，毫無疑問，將是分配來敘述人類在這兩方面的鬥爭，對舊有的不合理的經濟制度、以及這些制度

的把持者的革命鬥爭，和對數千年來被人類弄得殘破毀裂的自然的改造鬥爭；而將來不遠，當世界另半的人民站起來，推翻了那個支配他們生活的不合理制度之後，改造自然更將會是人類一個長時期的中心任務，歷史如此，文學也不能例外。所以改造自然題材在蘇聯文學裏面——尤其在戰後——佔了一個很顯著而且很重要的部分。在這裏，科學和文學——不像在美國風行的那些描寫犯罪事件的偵探小說裏——更光榮地緊緊結合起來，產生了一種新的羅曼斯，不過所有的敘述却不是吊在半空中，而是建築在現實生活的堅石上。要在文學史上找尋類似的先例，恐怕祇有狄孚的魯濱孫飄流記還可差倣一二。然而魯濱孫自始至終都是一張影子，沒有真實的性格，而蘇聯改造自然的小說裏却給我們無數無數今天蘇聯碰得到的典型人物。

考賽夫臬考夫的這部「活命的水」就是蘇聯一九五〇年四部這樣傑出的小說之一。書中敘述在離外蒙古不遠的哈卡斯州一個育馬場上怎樣和乾旱鬥爭的經過。哈卡斯是一個古老的國度，中國古籍上所載的丁零人當初就住在這裏。經過民族的大移動，和成吉思汗鐵騎的蹂躪，這個原來是沙漠中的一塊綠洲淪為廢墟——水這田地墾平，堤岸水閘拆掉。多少世紀來，哈卡斯人都過着畜牧的生活。土壤是肥沃的，但是因為終年受到沙漠狂風的侵蝕，雨水很少，廣袤的草原祇能用來育牛養馬，播種十九無收。育馬場新來的主任魯東寧決心用人工灌溉的方法來改變馬場的天然環境，他碰到許多阻力，尤其是他上級的官僚作風向他作種種的阻撓，最後並且將他免職。多虧馬場上同人的協心合力，以及州黨

委員會的英明決定，使他終於戰勝了官僚主義，把他的馬場改變成一座樂園。書中第四部所描寫的新灌溉方法，用臨時水道代替永久的水道，經過蘇聯政府縝密研究之後，已於去年通令各處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採用。單就這一點看，蘇聯的文學和人民的生活是有着如何密切的關係了！

書中對於官僚主義的攻擊也非常值得注意。它證明制度和計劃的執行人，如果忘掉它的最終目的，便會流於形式。播種計劃是要獲得糧食，可是馬場播種計劃的主持人盧布采維奇却一味抓着空洞的數目字和表格，全不理會播的種出得了出不了。灌溉局忙着穀物農場的灌溉計劃，對馬場主任所提出的迫切請求認為不在計劃之內，祇是冷淡處之，祇有州黨委在馬場的方案裏意味到它的重大性。財政制度不許把原來規定的款項移作別用，在經常的情形下原不能算填，可是有時也會變得對真正的工作非常掣肘。書中盧布采維奇和魯東寧有這樣一場激烈的爭辯：盧布采維奇問建築灌溉工程的木料水泥那裏來的，魯東寧答稱在冬季畜欄修理費下支用的。盧布采維奇說他違反財政紀律：

「這種行為應該檢舉，」盧布采維奇火起來，「款子是指定修理用的，你就祇能用在修理上面。」

「可是我們並不須要修理。」

「那麼就應當歸還這筆錢。」

「我不能夠。假如歸還，修理又變成省不掉了。」

「那麼你就去修理！」

「我有了錢，又不須要修理了。」

「媽的！這簡直是對牛彈琴！」

「牛不聽說不能怪我，要怪你的計劃。說來說去，我們都關心飼養牲畜和繁殖牲畜的事。你的計劃家要我把牲畜趕到葉尼塞河對岸去餵草，這太蠢了，我不幹。我要在這裏餵，在場子上。」

你的經濟家單為每年的修理費就甘心情願拿出十萬盧布來。我只要花一半的數目就一勞永逸，從此馬場就不須要把牲畜趕出老遠去，也不須要這類的修理。這不是違反財政紀律——這是省錢。」

可是盧布采維奇看不懂這一點。他不知道制度是死的，祇能應付不變的局面，而人是活的。人而沒有眼光，沒有遠見，不着眼於時刻在變動的實際，就連最好的制度也會變得荒唐可笑——不但可笑而已，它還會造成浪費，叫人白兜圈子。簡政靠人，繁政靠良好的制度，但一有了制度，就免不了機械的運用，和官僚主義的蔓草滋生——一種最難清除的蔓草。在考賽夫奧考夫書中，他使我們最後感覺到一個掌握着馬列主義的黨的領導在改正官僚作風上是如何的重要。州黨委對這場爭執的結論是：「一切妨礙生活進步，創造事業和前進的計劃，祇配丟在垃圾桶裏。」可是事情有兩方面，官僚主義之所以能作祟，一半也由於馬場上的人對於黨的靠攏不夠，所以州黨委書記最後向魯東寧等指出：

「……你們碰上什麼事兒，就急急忙忙趕到州黨委員會來，沒有事兒，就把州黨委員會忘

掉。這樣不好。你們做了一件很有功勞的事，可是把它塞在口袋裏，藏起來。這不是我們的作風，黨的作風。我們的作風是共識共知——所有經驗都集合在一口鍋裏。」

亞列克西·考賽夫臬考夫屬於蘇聯老一輩作家裏面的一個。由於是勞動階級出身，他成為作家的道路是悠長而且崎嶇的。直到十月革命之後，他方才能以全部時間從事於文學。

他於一八九一年生於俄國北部一個偏僻小村的貧農家裏。童年時就喜歡讀書，而且酷想遊歷那些他在書中讀到的地方。由於有這個嚮往，他很年青時就離開家。後來進了一所鄉村師範學校。每逢夏天，都在卡瑪河或者伏爾加河的碼頭上做工，後來又當木排夫，和伏爾加河汽船上的水手。便在那些年頭，考賽夫臬考夫已經渴望把他漫遊的豐富經歷寫成文字了。

在一九二四年，他的第一批為兒童寫的故事陸續在莫斯科雜誌上發表了。

那時蘇聯國家正在各處發動偉大的建設計劃，建設新的城鎮，和龐大的工廠，修築鐵路，建立電力廠，這些都供給人無數觀察和寫作的資料。考賽夫臬考夫終於能實現自己的計劃，在蘇聯境內作了一次廣泛的旅行。在他遊蹤所至的鄉間，他結識了許多人，這些都成為他日後小說中的主要角色。他自己寫道：「沒有比觀察和研究大革命在我們生活上起的變化更愉快的了，尤其在那些大革命以前沒有人知道的區域。」

他往烏拉爾幾次遊歷的結果是一本描寫金礦工人的小說：「金色大軍」和一篇短篇故事，「頭獎」（一九二七）。他向遼遠北方，尤其是摩曼斯克地區的數次旅行所得的多方面印象在他一九二九年的一本中篇小說，「人與歌」中，有了很生動的反映。在給年青人寫一篇短篇故事，「唐西克」，和一本叫做「新路」的小說裏，考賽夫臬考夫描寫了土西鐵路的建築，這條鐵路對於全部中亞細亞，尤其是卡薩赫斯坦的經濟發展是發生了極大的後果的。

最近這些年，考賽夫臬考夫的精力是集中在描寫新社會主義西伯利亞的建設人物。他的西伯利亞故事是兩部小說——「海洋的兄弟」（一九三九），一篇極為生動有力的故事，敘述葉尼塞河極北的一個鎮市，易加卡的建設過程，以及一九五〇年出版的這部「活命的水」。

作者現在正從事寫作他第三部的西伯利亞小說，這將是完成他西伯利亞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本書是根據一九五一年四月號的蘇聯文學所載的 B. Isaacs 和 E. Manning 的英譯本轉譯的。書名譯為「活命的水」是因為它原是取材於俄國神話，一種水可以致人於死，一種水可以起死回生，就像觀世音的楊枝露一樣。向我指出這一點的是施梅溪先生，順帶在這裏表示謝意。

周煦良

一九五一，十一月。

活命的水

第一部 齊斯——達斯草原

—

「你真是個『幸運』的人！……他們派你到莽叢區去，叫你『在那邊種麥』，後來派你到沼地去，叫你『在那邊養牛』，現在又派你到荒野來，叫你『把它變一座樂園』。」琳娜·格里高利愛夫娜帶着苦笑說，這時火車正駛進哈卡斯草原。

「我是幸運，這是事實，」史得潘·普羅考費愛維奇回答；帶着愉快的感覺追憶着生平！貧瘠的內地，古森林的廢址，腐爛的沼地不是經他的手都開成耕地和草田了！

史得潘·普羅考費愛維奇·魯東寧在國營農場上工作了二十年。先是當拖拉機手，後來當耕作組長，汽車間和修理間的管理，最後當農場主任。戰爭和前線的生涯在他不過是自己事業的一個連續部分——他是派在一個步兵師的軍需處服務的。

在這許多年的工作和前線服役期中，他把伏爾加流域、烏拉爾、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德國

全都摸熟了。復員之後，莫斯科把他派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的哈卡斯自治州來。

史得潘·普羅考費愛維奇九點鐘到蘇維埃大廈來赴杜莫沙考夫的約會，他是州黨委員會農業處的指導員。

候見室裏擠滿了人，紛紛討論着農業。人都推崇哈卡斯的土壤，而不滿意它的氣候；哈卡斯的土壤最肥，可是氣候多變化而且乾燥。

杜莫沙考夫專用的辦公室正俯瞰哈卡斯卡州首都阿巴康城全景，城市房屋過去是阿巴康和葉尼塞—哈卡斯兩條主河的匯合處，是廣袤的草原和遼遠山脈形成的殘缺的邊緣，在春日佳氣中冷青浮現。

杜莫沙考夫，一個沉靜而深思的人，四十五歲左右，穿着平常服裝，坐在那裏一聲不響，手指翻弄着文件，不時抬起頭把坐在寫字枱對面的魯東寧望一眼，像是無意中看見他似的。魯東寧的樣子看上去很像個有才略的人，身個魁梧，闊肩膀，大頭，凸出的前額，富有肌肉的臉，剛強的鷹鼻。這樣的人應當給他怎樣一個任務來擔負呢？

在前一天，州黨委員會祕書有好幾處國營農場，一處育馬場，一處機器—拖拉機站，給魯東寧挑選。杜莫沙考夫現在問魯東寧可選定了沒有。

魯東寧說了一處國營農場，可是杜莫沙考夫要他把育馬場接手過來，因為馬場的主任沙斯特萊赫

屢次請求辭退，要回去做他原來的職務。

「我還是種糧食比育馬在行些，」魯東寧說。

「這只有更好。他們那邊正需要這種人。馬場本來種自己的糧食。」

魯東寧並不堅持，所以杜莫沙考夫就打電話找馬場州聯營處的代表盧布采維奇來。在等待盧布采維奇的時候，他開始詢問魯東寧從前可到過哈卡斯沒有，這地方可喜歡。

「我以前沒有到過，現在還沒有什麼印象——沒有來得及各處去看看。」

「你會喜歡這地方的，」杜莫沙考夫用保證的口吻說。「不久你就會懊惱沒有早點上這兒來。」

杜莫沙考夫寫字檯面前放了一疊小冊子。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把首頁翻出來給魯東寧看「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關於戰後發展農業的決議」——問他對這個文件可熟悉。

杜莫沙考夫把小冊子給了魯東寧，重又談起哈卡斯來。一個擁有廣大富源的國土——豐饒肥沃的草原，魚類充斥的湖泊，深河，藏有礦產的山脈，許多富源都沒有經人動過。

盧布采維奇，一個瘦長身材的人，穿着一件沒有扣好的棕色外褂，跨進屋子，在門口就說起話來。

「我幾乎脫不了身。可是這一次我決不一個人離開。人都擁到你這裏來，而你總是用諾言敷衍我。」他大笑一聲又加上一句：「我要在我的辦公室四週豎一道防線，把他們全誣到我的地方去。」

「不需要，」杜莫沙考夫說，向魯東寧點一下頭。「國營農場的主任。州黨委員會現在指定這位同志在你的機構下工作。」

「糧食家？還是有馬家？」

「都來得一點，」魯東寧回答。

「沒有關係，我親愛的朋友。」盧布采維奇伸出手來握手，自我介紹，接着就托着魯東寧的肘部，好像深怕這人會突然改變主意一樣，領他到門口。「你將是拜洛賽斯克育馬場的主任。好差事。」杜莫沙考夫在分手時告訴魯東寧：

「記着，我們跟你要的是好馬和糧食。」

魯東寧從盧布采維奇的辦公室出來，止步向街道那邊的草原望去。在那邊山後，有一個地方就是拜洛依湖——白湖——湖的週圍是三十萬公頃的牧場飼草田和農田，幾千頭馬，和牛羊。他生平大農場也管過，可是從沒有這樣規模的。他振動雙肩像使它適應他的重荷一樣，向馬場的城中辦事處走去，那裏有一部車子等着他。

一片高高的浪潮，深暗的顏色，從拐角裏捲出來，掃過街道，向魯東寧衝來。他一時沒有認出那是什麼——原來是一羣週歲的小駒。瘦骨嶙峋，蓬鬆猶如沒有剪過毛的綿羊，而且全都是一律的土黃色。這種爽氣的顏色並不是天生的。小駒先是涸過一條河，把身上打溼了，再沿着土路奔逐下來，就

成了這個樣子。原來毛匹的色澤都被一層泥土遮得看不見了。

兩個騎馬的人穿着同樣骯髒顏色的騎服，騎在馬羣前面，粗着嗓子喊人家關門關柵欄。魯東寧看見馬羣衝進人家院子，決定上去助兩個馬丁一臂之力。

小駒發覺被許多房屋困着，嚇昏了，全衝到方場上，打起轉來。

另外許多人，也像魯東寧一樣，跑來幫忙，而且不斷的有人加入，可是他們的行動並不湊合，任憑大家怎樣呵逐揮帽子，也沒有那些打轉馬羣的辦法。

小駒驚駭得看樣子要奔竄起來。杜莫沙考夫聽見人聲愈鬧愈高，探出頭來望。情勢甚為危急，瘋狂的小駒隨時可能把柵路的繩子衝開，擁到街上來，踏傷行人。

「我們非中止談話不可了，」杜莫沙考夫說，跟他的客人一起趕下樓，一路上解說怎樣對付的辦法。方場銜接有七條街道，除掉一條外全都要「封」起。魯東寧看那些人在「封」街，立刻明白杜莫沙考夫的對策，就跑過去相幫他們做。馬丁把馬羣週圍的人圍驅散，小駒向人散開的地方湧來，把方場兜了一圈，轉進那條沒有封閉的街道。馬丁騎在馬羣前面，逐漸緩下步伐，不讓馬羣向前衝，然後減到和走路一樣的快慢。

「小傢伙都很不錯，」魯東寧說。「好筋力。」瘦，和冬季留下的骯髒衣服都遮掩不了它們的美麗和驕傲的性子。「是那一家？」

「是你的。」杜莫沙考夫笑嘻嘻回答他。「你的馬場上的貨色。」

「我的？……」魯東寧茫然的問。他好像記得馬場離城裏有不少的路。「它們到這裏來幹嗎？」
「它們上草料場去的。現在回家。」

杜莫沙考夫解釋給他聽，轉地牧養並不是哈卡斯慣例。祇在乾旱的年頭，碰到馬場本身的牧場和飼草田不夠供給需要的時候。飼草儲蓄的地方在葉尼塞河對岸很遠，因為運送飼草的工具缺乏，那些只能吃草的牲畜——一歲的小駒、小牛、小羊，都只能驅到有飼草的地方去就食。

「還不遠呢？」

「小駒約摸離開二百公里，牛羊稍微近一點。」

「來回都要二百公里嗎？」

「對了。」

「對於一頭六個月沒有得奶的小駒是好長的路呢，我要說，」魯東寧悵然說。「我想它們大約五六個月上斷了奶之後就得趕這麼遠。真是吃不消！」

二

「我搞好了，」馬場的退職主任沙斯特萊赫說，「我們走罷。」

他們坐的一部載重三噸的卡車，人都坐在後廂，在許多行囊，板條箱，和手提箱中間。車上裝了不少的乘客，育馬師歐山拿，參加畜牧會議回來的沙斯特萊赫，魯東寧和他的妻子琳娜，格里高利愛夫娜——一個中年的婦人，還有一個年紀三十上下的生客。

卡車從城中開出去的時候，大家都不做聲。歐山拿和沙斯特萊赫在研究魯東寧夫婦，魯東寧夫婦也在研究他們。他們將來要在一起工作的。

卡車沿路疾駛，引擎哼得非常得意。它靠着路邊開，路旁的草都已碾倒，但還沒有連根去掉，因此車子駛過時並不揚起塵土，像尋常在土路上開車那樣。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塵土。單是城裏就有塵土起來，近郊正在耕種着的農田和草畦也揚起塵土，還有那些有人做工的沙坑和石礦也是如此。

「你們這裏的雨水是怎樣情形？」魯東寧問沙斯特萊赫。「上次的雨是幾時下的？」

「在秋天。」

「化雪是不是很久了？」

「很少下什麼雪，就是下雪也被風括到河套和山窪子裏去了。我們一冬天都駕車子來往。」

他們正駛過一片遼闊的草原盆地，四面天邊都是起伏的山巒。出谷口時，車上人能有片刻的時間瞥見谷中一條青色的大河，和河上面一大片樹木蔥翠的島嶼，望去就像許多沿河下纜的小船。

「這就是我們的葉尼塞河，」歐山拿指指那片水。大家都站起來望。

「水流得很急呢，」魯東寧說。琳娜·格里高利愛夫娜不明白他離開這麼遠怎麼能辨別出水流緩急來。

「你看不出河岸多麼高，而且沖洗得利害。那些小島一個個都是長形的，尖得像把刀。島上長的一些什麼樹？」

「烏櫻，樺木，和白楊，」歐山拿說。

「還有白楊嗎？」琳娜·格里高利愛夫娜問，有點喜出望外。

「很多的白楊。」

葉尼塞河和那有着城鎮、沙坑、石礦、和農田的山谷都消失在山岡後面。卡車又降至一片平陽，到處野草叢生。再過去，新的山巒又升起來；兩山缺處又是一片平陽。

整個哈卡斯草原就是無數無數的平陽，中間橫貫着許多山嶺。那些平陽都是橢圓形的深谷，看上去就像一個巨大的雞蛋壓成的一樣。許多谷中都有湖。山都長而平秀，一皺一摺皆然。往日龐大的冰川曾經一度在這裏起過作用，由於它的深深的撫弄使哈卡斯草原才有今日的秀美。這裏的湖都逐漸高成傾斜的湖岸，橢圓的山谷也是逐漸高起來成為山陵。

車行約摸一小時以上，景色都沒有變更——還是同樣的山谷和湖，有時望見一羣馬，或一羣牛羊。而且隨便到那裏——不論高原或是平地，耕地或是草田——都看見些土堆，有些不過稍微高出地面一點，像我們今日在墳上堆的那樣，有些有一人高，有些高大得使人簡直不信那是人工堆的，就像天生成一樣。

離開五公里的地方，一簇樺木掠過，接着是一小叢烏桕樹。

卡車又駛過一個土堆子。歐山拿朝土堆子揮一揮便帽：

「到了邊界了。馬場的地界就從這座塚開始。」

「這些塚裏面葬的什麼人？」琳娜·格里高利愛夫娜問。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一記事便有這些塚了。」

「而且幾千年來就有了，」那個生客忽然說起話來，身子移近別人一點。「這些古塚都屬於青銅時代。可能有些偉大的酋長葬在裏面。」

左邊出現了一個馬羣。引擎的聲音把馬嚇了一跳，都頭昂得多高奔走了。

「那邊還有一羣呢，」琳娜·格里高利愛夫娜向右邊點一下頭，左邊草原上佈滿了黑點子。

「我不信那些是馬，」歐山拿帶着懷疑的神氣說。

等到走近一點時，才看出那些黑點子原來是十足的一座塚「城」，總有幾千塊石板。